

13 | 花园——秋雨闪亮

14 | 悦览——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

15 | 非遗——驯鼠

《梦溪笔谈》中的沧州故事(三)

沧州官员的趣闻轶事

■殷毓平

《梦溪笔谈》涉及到许多与沧州有关的北宋官员。他们有的是沧州人,如知人善任的宰相张知白;有的则是在沧州任过职,如李允则、张问、楚建中、石延年、何承矩等。

沈括生动记述了一则李允则的故事。此前,李允则任过沧州知州,曾率领沧州军民打退了辽人的进攻。

雄州城池狭窄,城墙需要北扩。但是,正值大宋与辽方友好时期,一旦修筑边关雄州的城池,容易生出外交事端。主政雄州的李允则想出了一条妙计。

雄州城外有个东岳庙,李允则让人用纯银制了个大香炉,故意不加防备。一天,香炉被人偷走了,李允则声称为了防止庙中物品被盗,需要筑墙把庙围起来,其实是为了拓展城池。雄州的北关城就这样“名正言顺”地建了起来。

《梦溪笔谈》还记述了“耆英会”这次著名的雅集。

那是神宗元丰三年(1082),退休名臣文彦博召集在洛阳的元老们相聚一起,宴饮赋诗。当时还请画家郑画了一幅写照图,绘在洛阳妙觉寺的影壁上。与会的其他人则按郑画的写照图请当时的名家分别绘制了绢本。

水浒时代的真沧州

耆英会的13个人,有一半人与沧州有缘。东道主文彦博曾邀沧州名僧释清满在大名天祐寺弘法,还曾为沧州盐民鼓与呼。大名鼎鼎的富弼、司马光都到过沧州,分别留下了生动的故事。时年75岁的冯延巳任过莫州知州,73岁的楚建中在神宗熙宁三年(1070)任沧州知州。70岁的张问在熙宁末年任沧州知州。

张问任沧州知州时,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,张问不盲目地依从“新法”,言辞直切地为沧州百姓呼吁减轻负担。为此,他惹得神宗很不高兴,以致影响了他的升迁。

通过《梦溪笔谈》“耆英会”的记述,我们欣喜地看到,张问这位为沧州百姓着想的好官,70岁的时候,参加了元老们的聚会,在洛阳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。

著名的洛阳耆英会,包含着这么多的沧州元素,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历史的魅力、沧州的重要。

《梦溪笔谈》还记述了许多与沧州有关的官员故事:或豪饮或微行的石延年(曾在青县、东光任职)、看不起某举人通过乳母求官的大将许怀德(曾在河间任职)、应考时把自己的文章装了一车的柳开(任沧州知州途中病亡)、澶渊之盟签定过程中传递过重要信件的石普(莫州守将)、请河间籍画家许道宁作壁画的宰相张士逊、虑事周密的程琳(曾在河间任职)……不

一而足,令人遐思。

如果说《梦溪笔谈》是一部内涵丰富、响遏行云的伟大乐章,有关沧州的人和事就是其间不时跳动的音符,小夜曲般余音缭绕。



北宋文潞公耆英会图

沧州老俗话

赖搅(狡)

赖搅,耍赖搅,沧州话里多指不按游戏规则,作弊或者耍赖。比如,“咱说好了,打升级,谁输了,脑门儿上贴纸条儿,规规矩矩,谁也不许耍赖搅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中山书隐:“蒿头匪类”可以对“赖搅痞子”。小时候常说赖搅痞子赢不了。

曲炳国:打瞎搅,不守规矩。赖搅,耍赖皮,胡搅蛮缠。

中山书隐:也有游戏中作弊的意思。比如在“么二三”的时候,出快慢手,就会说他赖搅。

知微庐主:赖搅,别人眼里他在耍赖,自己眼里是狡猾(动心眼儿)。

王吉仓:盐山、孟村一带叫耍赖呆(音)!

刘之龙:我们这里常说,有时还加上个字儿,耍赖搅,赖血搅。

朱玉升:我觉得,用搅和的“搅”更好些。耍赖+搅和,相当于赖搅,是比搅屎棍显得柔和些的词汇。比如扇元宝吧,规则是每人轮着扇,如果一个人扇了一下没扇动,又拿起扇了一下,大家会说他是赖搅。

王吉仓: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有赖呆、赖歹,没有赖狡,却有狡皮赖。

王维方:还有“赖邪狡”这个词。

知微庐主:也有“赖皮狡”这个词。

李忠智:是否应为赖搅?胡搅蛮缠,不守规矩。赖血搅。

海客:盐山、孟村东部叫“qiao 赖歹”,就是不守规则,耍赖。小孩子们玩游戏前,先约誓,“qiao 赖歹,没(mu)奶奶”。

摇辘轳·淘井

■王贵新



老街旧事

上善若水,水为生命之源。水对于农村尤为重要,人畜饮用、稼穡农桑处处离不开水。然而,过去农村经常缺水。

解决的办法主要靠打井汲水。常见的是砖井,常用的是辘轳。据史书记载,辘轳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。宋词有“参横斗转,辘轳声断金井”的诗句。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后,辘轳与劳动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作为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井上提水工具,辘轳流行于我国北方广大地区。其构造由辘轳头、支架、井绳、水斗等部分

组成。

常见的是在井口竖起三角木架,上固横轴,轴体套一长筒,筒身绕以棕绳,绳的一端系挂水斗;筒外端嵌一曲柄,摇动筒柄,筒绳收紧,绳尽水出。

绕绳时收时放,水斗时起时落,循环往复,汲水连连。其技术要领是,一要有足够的力气摇辘轳,二要左手接水动作须协调。

有一年干旱少雨,我随家人去自留地浇灌不苗。父亲弯腰弓背,双手缓缓摇起辘轳把儿,伴随着轮轴“吱呀……吱呀”的声音,水斗徐徐升至井口;而后停柄,回滑,接水,倾倒,动作娴熟,一气呵成。

随之,一手轻抚轴筒,一手松柄,叉腰——“呱啦……呱啦”一通乱响,霎时摇把飞舞,水斗坠落,井水叮咚,一场自由落体秀瞬间在井内完成。我觉得好玩,禁不住蹭到井旁也想摇柄取乐。无奈人小力薄,水斗紧贴水面无力爬升,只好作罢。

在今天看来,辘轳汲水供人喝畜饮还可以,若以此溉田则勉为其难——水流缓慢,效率低下。辘轳终遭遗弃亦属历史发展之必然。

与农家生活用水密切关联的另一团队行动是淘井。

人畜饮用水井需要定期清理淤泥杂物。村塘边有一口深达八九米的大口甜水井,供多半个村子里村民饮水。一次生产队联合淘井,我与几个小伙伴去看热

闹。

技术人员先在井口竖起用木板车车盘和檩条扎制的坚固支架,上置滑轮,而后用长绳穿过轮子,挂挂起用柳条编制的木斗。队员们兵分三路:挑选强壮劳力轮流下井;推荐有经验、有眼力的老者把守井口,负责指挥和安全;其他人员倒班拉滑车。

稍时井水淘干。两名青壮年迅速穿好雨衣、雨鞋,头戴斗笠,携铁锹、小镐乘水斗徐徐下井。二人挥锹铲泥,水斗顷刻填满。“走嘞!”随着井口信号锣“当当”敲响,拉滑车的队伍一字排开,长绳挺直,滑轮传动,泥斗缓缓出井,砖头杂物被逐一清理干净。

几组人马中,数井下最辛苦、危险。井底阴冷刺骨,壁砖直立,挂斗悬空,泥浆飞溅,掘井人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。记得有人在下井前还喝过“壮行酒”,借此壮胆驱寒。

半天工夫,井口旁陆续堆满了淘出来的锈蚀水桶、扁担钩、梢提系(水桶提水抓手)等,那是人们日常担水时不慎落到井里的一些零部件,有的修理后还能用。

斗转星移,一晃50多年了。忘不下当年摇辘轳、拉滑车的我,忽然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,题目叫《吃水不忘挖井人》,说的是: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……闲暇品茶,饮水思源,感慨万千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,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,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,欢迎广大读者来稿,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: czwbrw@sina.com

